

新闻月评

民间·后现代·跨界共享

□日月

《忐忑》晚会明星



贵州歌手龚琳娜



藏族歌手萨顶顶

朱哲琴 民族手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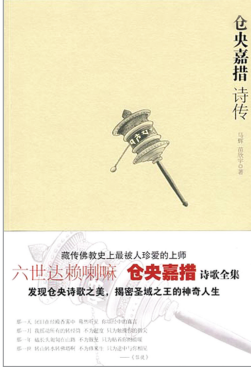


“世界看见——民族手工艺设计展”展品

说到民间与后现代,始终在创作世界音乐的朱哲琴也带来了惊奇。时常在公众视野玩失踪的她这两年“失踪”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仅是寻访民族音乐,更带了一批先锋设计师和艺术家展开了民族手工艺寻访之旅。马鞍、马头琴、山南尼木藏纸、藏香、贵州破线绣、苗银、青海热贡唐卡、加牙藏毯等15种民族手工艺和她的采风之旅汇集成了两个成果:“世界听见——朱哲琴与民族乐师”演出和“世界看见——民族手工艺设计展”。演出并不少见,但民族手工艺传承人与时尚设计师和文艺人士在同一时空中的对话,却是一种突破。展览会上,设计师们以少数民族的生活元素为灵感创作了具有现代质感的实用物件,更分享了传承与创新的经验和案例。

如何做到民族手工艺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双赢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这个跨界展出,是一次了不起的“行动”。

仓央嘉措热 边疆探秘



仓央嘉措热 边疆探秘

多种艺术形式和不同媒介的跨界影响是文艺界的潮流。就像影片《非诚勿扰2》上映后,竟带火了一位300年前的西藏诗人——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你见,或者不见我,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片中演员的深情朗诵《见与不见》打动了不少观众,尽管影片中诗句和歌词并非完全引自仓央嘉措,但“见与不见体”使得诗集销售火爆。仓央嘉措热,除了来自这位传奇诗人的个人魅力和大众传播中的符号化,多年来只增不减的西藏热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少数民族地域文化的独特性和神奇力量,无疑是一种珍贵的精神资源。就像刚刚推出的讲述新疆历史文化、探索新疆神秘秘境的小说《大昆仑·新疆秘符》,虽然冠上了文明探秘的名号,也有点脱不开《鬼吹灯》思路的嫌疑,书中的神秘之境多是在神奇瑰丽的少数民族地区。尽管有点过于商业,但《大昆仑》开展的探秘新疆活动倒算是一次文化和旅游很新鲜的直接合作。

民族节庆 文化共享



苗族表演传统木鼓贺年舞

实际上,在一个日益扁平化和类同的世界,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民族文化的丰厚资源,比如民族节日。中国的56个民族,传统节日和新生节日共20000多个,三分之二是少数民族节日。浓缩了历史、宗教、文化、人文的民族节庆无疑是巨大的无形财富,但对民族节庆的无水准的开发已经使不少人间节生庆,更使人们失去了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尊重之心。2009年,中国节庆活动的数量是8000多个,2010年,节庆数量增加了2000多个。在近日的首届中国民族节庆产业发展与传播峰会上,专家们说出了人们早有同感的心声:民族节庆的热闹喧嚣,是很多活动的一哄而上,缺乏精品和徒有虚名。其实,面对春节都日益变成麻将和鞭炮之节的现实,节日文化的重建很有必要。

相比之下,让人欣慰的是一项被誉为“中国民间文学‘四库全书’工程”的“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近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启动。60年来辛苦采集、记录的所有民间文学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将进入数字化存录,总字数达8.4亿。几年以后,人们可以在网上阅读和检索这座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的民间口头文学数字图书馆。这将是真正的大众资源共享。

《格萨尔》汉语演绎



《格萨尔》汉语演绎

谈到共享,大型藏族史诗歌舞剧《格萨尔》日前首次在全世界使用汉语演绎,更多的观众将走进剧场,共同欣赏古老游牧民族的历史情怀:彩绘石刻、挤奶舞、牦牛舞、面具舞、英雄年代……

民族的、世界的、多元的,这是文艺界永恒的话题,本期专刊的评论版,也特地开启专栏,探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书写的世界性因素和世界性意义,从更高远的视野把握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价值与意义。



“期待新疆双语创作的新格局”——新疆作协主席董立勃谈青年文学创作 □本报记者 明江

近年来,新疆在文学创作和翻译方面的成绩有目共睹,2300余名新疆作协各族会员,已形成一支颇具实力、充满创作激情的作家队伍。其中,作为最活跃和富有朝气的创作队伍,青年作家群体敏锐执著的创作为新疆文学争得了荣誉。为鼓励和奖掖创作成就较为突出的青年作家,新疆作家协会于2006年设立了“新疆青年文学奖”。2011年1月26日,第三届“新疆青年文学奖”颁奖会举行,为10位6个民族的青年获奖作家颁奖。

青年文学奖的设立,为新疆各族青年作家的相互交流起到了桥梁作用,更为梳理和跟进青年作家的状态提供了持续的关注。为此,本报记者采访了新疆作协主席董立勃,请他畅谈新疆多民族的青年文学创作。

记者:对于老一代的新疆作家,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而“新疆青年文学奖”让我们的目光更多地关注到了新疆这片土地上年轻一代的作家,这其中既有创作成就突出的青年作家,也有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秀,更有虽然在内地默默无闻但深受本民族读者尊敬的青年作家。目前这个奖已经是第三届了,从这个奖项的设立初衷来看,效果如何?这个奖最重要的评奖标准是什么?

董立勃:青年文学奖是新疆作家协会设立的惟一一个文学奖。任何事业,青年都是希望,是未来。新疆文学要发展,能否发挥青年作家的作用,调动青年作家的积极性,是关系到能不能后继有人、能不能出好作品的大问题。基于这些想法,新疆作协主席团决定于2006年开始设立“新疆青年文学奖”,每两年评选一次,主要是奖励45岁以下的具有一定文学成就和创作潜力的青年作家。

因为这个奖主要是奖励有成就的青年作家,除了创作成果外,还有年龄限制。所以,在评奖时,会更多考虑那些接近45岁、创作成就又比较突出的青年作家。大部分的获奖者,获得过国家级奖项或其他文学奖项。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韩子勇、沈苇,获得“冯牧文学奖”的刘亮程,以及获得过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因为这个奖不是奖作品,而是奖人的,所以,大家把这个奖看得很重。我们也尽量在评奖中做到公平公道,对那些确实为新疆文学作出了贡献的作家,给予这个光荣的奖励。贡献奖的设置,就是考虑到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的评奖,关注点也逐渐会有变化,比如这次就注意到了那些生活在基层中的、有作为的青年作家。10个获奖者,有6个都是生活在乌鲁木齐以外的地区。比如这次获奖的柯尔克孜族作家加尼别克·马丹别克是位青年诗人,他生活在伊犁,而且是个残疾人,两只手都没有了,他写诗,不是用手,而是用脚。用脚写了500多首诗,全发表了。把这个奖给他,不光是对他创作的肯定,更是希望他顽强的精神能成为所有青年写作者的榜样。我们还注意到了那些不仅在创作方面有成绩,在文学其他领域也有贡献的人。获奖者普拉提和李明,不但写得很好的诗,还作为文学期刊的编,组织了大量有成效的文学活动,为推动新疆文学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以后的评

奖中,我们的关注面还会扩大,比如说文学翻译家、文学编辑家、文学评论家,都会陆续进入我们青年文学奖的视野。记者:作为地域辽阔、资源丰富的边疆地区,新疆的青年文学创作相比别的省区有什么样的特点?董立勃:和别的省区相比,新疆青年作家队伍的构成,呈现出了多民族化。并且这些民族的作家,都在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进行创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同的语言,在讲叙中,形成的风格也会不同。这就形成了新疆青年文学的多样性、丰富性。每个民族在不同的时期,都会有代表性的作品和作家。这样,我们在文学评奖中,就会考虑到这个特点。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因为语言的关系,无法有全国性的影响。但他在我们这个民族中,地位是很高的。对这样的作家,我们的文学奖就会对他们格外重视。我们要尽量对那些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的创作,给予关注和支持,不能让他们有被冷落的感觉。我们的原则,是要评出每个民族中的优秀青年作家。这不是搞平均主义,完全是为了新疆多民族文学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平等的一种体现。

记者:新世纪以来,新疆青年文学创作的整体态势如何,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董立勃:新世纪以来,青年文学的力量不断壮大。他们善于吸取当代最新的创作理念,写出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充满了理想的激情,新世纪以来涌现出了不少的好作品。比如这一届获奖的10名青年作家,来自新疆的6个民族,分别用5种文字进行写作。这些获奖的青年作家,都是目前新疆各民族青年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首先是这些不同的少数民族作家,几乎都是使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文学写作。他们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诗歌,都具有非常浓郁民族特色。不同的生长环境和文化形态,使得他们的作品个性鲜明,具有独特的吸引力和感动读者的力量。而他们的作品,也是当代新疆丰富多彩生活的反映。这种生动真实,具有某种史诗的价值。

记者:这个奖是专门为青年作家设立的,我印象中第一届和第二局的获奖成员中都没有“80后”或“90后”的作家,这届情况如何?董立勃:这个情况,我们也注意到了。三届文学奖里,确实没有一个“80后”或“90后”。我们专门设置了新人奖,奖励35岁以下的作家,就是想发现和扶植更年轻的作者。之所以没有得奖者,主要是在这个年龄段的写作者,人数上看并不少,但写出能被读者和文学界关注的作品,还比较少。他们正在学习成长期,我想应该给他们更多的时间,去提高自己。比如说,第一届中得新人奖的李娟就是1979年生人。得了奖后,这个扎根在阿尔泰牧区的姑娘更加努力学习,今年在上海举行了她的作品研讨会,还成为了《人民文学》的签约作家。可以说,她的作品已经走出了新疆,在更大范围里得到了认可,成为一颗文学新星。

记者:您参与了三届的评选工作,这几届评选中给你印象最深的作品或作家是哪些?董立勃:这个奖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应该说,每一个获奖者,都是靠不凡的成就争取

来的,尤其是开始的这几届。说起来,一次获奖者有十几个,好像不少,可按民族算下来其实名额有限,所以有些作家尽管成就很大,最终不能入选,令人遗憾。我印象深的作家不少。拿这届来说,获奖的张好好是年纪最小的一个,刚35岁。这位年轻的女作家,并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完全凭着文学天分和不懈的勤奋,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

记者:用母语创作的新疆青年作家目前写作状况如何,他们与其他民族相互的文学交流如何?董立勃: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可以说,99%都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在写作,因为这种语言的使用范围有限,读者的数量较少,使得这些作家作品的传播度影响力都受到制约。现在,新疆大力推动双语教育。而在新疆文学界,双语创作并没有被广泛提倡,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和鼓励。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汉语应该是每个人的母语,不管你是哪个民族的,都应该学会用汉语说话、用汉语写字。作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能用汉语写作,很难成为具有全国影响的作家。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有两个母语,一个是生你母亲的语言,另一个就是祖国母亲的语言。可以设想,如果新疆的大部分青年作家,都同时能用两种母语写作,那么新疆文学的格局一定是让人兴奋和充满期待的。至少,会有一批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由地域性作家,变成全国性作家。同样,还是语言问题,新疆各民族青年作家的交流,目前来说实际上是很少的,很不畅通。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的作家,不能直接对话沟通,还要靠翻译传达,显然是不正常的,是不利于多民族文学繁荣的。我想,我们今后,还要在这方面做大量的工作,建立一个奖励用双语创作的作家的机制,鼓励更多的少数民

族作家用汉语写作,要让新疆的各民族成为一个整体,在互相学习互相激励中,实现我们共同的文学理想。

记者:今后在扶持青年作家创作方面,还会有什么样的举措?董立勃:新疆是边疆地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创造和争取各种机会,让各民族的青年作家能够走出去深造提高,增加见识,开阔眼界。近些年来,我们送到鲁迅文学院去学习的青年作家就有50多人,其中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占了一半。以后我们还会和鲁迅文学院合作,让更多的新疆青年作家得到学习机会。我们最近还建立了一个新疆青年作家培训中心,计划以专题读书班的形式,每期15人左右,每年至少举行8期。还有就是建立起有效的奖励扶持机制。除了办好文学奖外,还要搞好重点作品项目目前的扶持,在合适的机会,推行青年作家签约制度。对于已经显示出文学才能的青年作家,以多种形式给予具体的帮助,使他们能在文学的道路上,健康地、更快地成长。当然,更希望中国作协和内地作协能继续加大对我们新疆的支持力度。新疆每一项事业的推进,都离不开内地的力量,文学事业也是一样。

部分获奖作家创作感言马哈萨提·努尔哈孜(哈萨克族):草原是我走向文学殿堂的摇篮我出生在美丽神秘的新源那拉提草原,作为世界著名的四大草原之一,这里称得上是人间天堂,是我走向文学殿堂的摇篮。童年时祖父带我一起放牧,在马背上,祖父吟唱古老的民歌,父亲教我学习先辈诗人阿拜和唐加拉克的诗歌……文学是我的生命,是我永远的爱。阿巴斯·莫尼牙孜(维吾尔族):做真理的捍卫者、人民的作家文学创作于我是一项很难、需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取得成功的过程。看看我们的周围,各民族的作家诗人很多,但真正的作家很少,作家应该是思想家,是真理的捍卫者,是人类的、民族的高度人格的榜样。我希望能够写出有质量的作品,能做真理的捍卫者、人民的作家足以,我在向这个方向努力。加尼别克·马丹别克(柯尔克孜族):多读书、读好书,才能厚积薄发写作是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但这不完全是我的生存途径。作为一名生活在新疆偏远地区的残疾作家,重重的大山阻隔了很多信息和知识。去年9月,在参加上海世博会新疆周期间,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我想,在文学创作中,要多读书、读好书,才能厚积薄发,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张好好(汉族):用更扎实的心灵写下叫做“文学”的漫漫文字有老话讲:十年磨一剑。2001年我的第一篇散文发表在《新疆日报》,一晃十年就过去了,而我的文学之剑并没有磨得很到位很亮堂,但是对文学的爱已渗入我的生命,是另一个我的生长和样貌。这一殊荣颁发给我,不禁唏嘘,更有惴惴不安之感。愿自己用更扎实的心灵写下叫做“文学”的漫漫文字。

主编第一视野

桃花源中的杳杳

□叶梅

走进读者视野的阿满带着她的小说《双花祭》,以及她柔韧细密的女性意识,发出男性强势群体话语之下不同的声音,引起文学界一番议论。她的笔触指向人们的目光少有关注的女性的一些“杳杳杳杳”,揭示出鲜为人知的女性隐秘和苦痛,更以一番惶惶相惜的姿态,描画了女性之间互相倾注的情爱,透露出仍以男性话语为中心的当下,女性自我保护的强烈意识,以及对女性善良大爱的钟情肯定。

让人产生联想的是,阿满一直生活的湖南常德,那里是美丽的桃花源之乡,也是著名作家丁玲的故乡。在现代文学史上曾着力于女性写作的丁玲女士,曾以梦珂与莎菲女士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打动人心,既有对于封建礼教压制的反抗,也有对于男性色情奴役及异化爱情的批判,体现了女性在异化的社会面前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是桃花源中人的阿满经历颇为丰富,她的父辈是从东北南下的满族人,她当过兵,在常德市委机关工作多年,以她女性细腻的观察体验,对女性的书写有着非丁玲时代的相同觉醒和不同的开掘。她的小说集《双花祭》最近获得了“丁玲文学奖”一等奖,或许可以说,这正是两个时代之间女性文学的某种奇妙连接。

《双花祭》讲述的是一对女兵的情感纠结,敏与慧的相互欣赏和怜爱,像电流一样通过全身,是手语,是目光相交……阿满对于友情的描写,唯美,充满诗情画意,找不出污浊和放荡。最初的眉目传情只是敏看着慧扑哧一笑,而慧的眼睛溅起一朵浪花。她们在澡堂里说话洗澡,因为人多,她们共用一个水笔头,“水珠带着慧的体温弹到敏的身上,又带着敏的体温弹到慧的身上,像众多活泼可爱的小舌头,有意无意地舔着对方。那些水珠子又很热闹,发出哗哗的声响,仿佛是无数的小嘴巴,喋喋不休地说着它们才懂的语言”。在逐渐走进的心灵世界里,她们彼此发现,原来女人也是可以被人欣赏的。而小说中与两位女主人公有过交往的男性李云飞却是一个同时追求几个女孩子的心花男子。不管敏和慧经历了多少情感考验,到最后敏还是要救慧,就像慧要救敏一样。她们相互依赖,相互欣赏,谁也离不开谁。

这种女性的相互欣赏,还在阿满的另一部小说《花蕊》中更为曲折地展开。妇科女大夫刘利熟知女人的身体,并认同许多女人“上半身漂亮”;电视主持人乔曼便是以这样的形象走近刘利;但随着了解的深入,这两位经历截然不同的女人却开始相互理解,相互给予精神的慰藉。这种理解的产生,其根本来自潜意识里感受到男性性的不安全不可靠,甚至不如现代科技制作的健慰器。小说的最后,这两位已经成为朋友的女性虽然远隔千里,却在电话里以同样的频率嘻哈。但“笑着笑着,她们都没了声音。她们感受到了不同部位的隐疼,一种同样的悲哀,同时袭上了她们的心”。女性主体意识的自觉在现代社会里以经济的独立,更以精神品质的诉求显示出不可抑制的趋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女性意识的强烈还来自于女性所受到的损害而激发的本能的自我保护。

在阿满的小说《两室一厅》和《杳杳》里,分别写到了女性所受到的侵害。一位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女子,与一个既保守无趣又委琐的男子相处在一个逼仄的办公室里,日复一日,年轻女子不仅要忍受自小只能独自面对的一种恐惧,更添加了一个与一个不喜欢的男人相处的恐惧。但强大的社会压力使她不得不走进这扇窄门,“社会有若干的门。我总得进一个”。机关里无处不在的“内参”,比电子眼还要厉害,她不得不一再忍受面对这个委琐不堪的男子的性骚扰,使得年纪轻轻的自己压抑苦闷,心理和生理似乎都早早地进入了更年期。《杳杳》触目惊心地描写一群童女稚嫩的性成长,以及在此期间常被大人们忽略的女童性心理以及特别容易受到的侵害。小说描写的场景是一个充斥着陈腐气味的药材公司,那里或许存在九千九百九十九个杳杳杳杳,嫩芽一般的女孩穿行其间,时刻会遭遇意想不到的伤害,会将女孩的未来炸得粉碎。那是一个与人们的世界相隔隔的世界,大人们纷纷忙碌着自己的大事小事无聊的事,却很少试图去了解童贞的心灵。小女孩菟月就是这样在大人们的眼皮下受到蹂躏,小小的生命就如人间蒸发一般消失。

关于女性的写作,自新时期以来常有惊世骇俗之作,尤其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的兴起成为重要的文学现象。目前我们仍然处于社会的转型期,需要重新构建的价值体系在女性问题上却显得苍白无力,甚至历史上被否定的一些腐朽尘渣倒喧嚣而来,女性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仍然大多以男性化的视角定位。深刻反思女性的存在意义、自身价值及女性的命运,唤醒迷失的自我,肯定和实现自己社会价值与人生需求,呼唤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是这个时代不可或缺的重大需求。阿满着力开掘的那些真实存在的杳杳,那些女性难以言说或被人忽略的心理苦痛,很值得人们细致地琢磨。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女作家莱辛曾以女性题材的描写而引起社会哗然,她对此不解:“这都不过是女人们在厨房里天天唠叨的事情罢了,各个国家皆是如此。有些人竟如此震惊,倒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显然,对女性命运的书写,整个世界都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包容。

阿满不是一位专业写作者,她的写作跟她的生活态度有关,生活在桃花源中的她爱美,喜欢文学,这些原本的追求使她丢弃了很多功利的考虑,不加束缚而比较自然地遵从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的召唤,相对自由地展开思考 and 想象。但与此同时,也使她的作品显得给力不够,流露出某些随意、芳草地美,落英缤纷,那些“杳杳”应该给人带来更大的震撼,她应继续前行,如桃花源中的行者进入那个小小的山口,或许便是豁然开朗。